

<p>參賽類別</p>	<p><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p>
<p>作品名稱</p>	<p>想吃高麗菜餅的人</p>
<p>我喜歡跟蹤人，別誤會，這只是單純的嗜好，就像一段旅程的共鳴，在相同的時間與空間下，我跟那個人呼吸同樣的空氣，看著同樣的風景，我認為這種感覺很迷人。</p> <p>可惜的是嗜好並不能當飯吃，要填飽肚子就得幹一些不有趣也不好玩的事，比如我的工作，外送員——從一個地點移動到另一個地點，或許我的靈魂深處就是喜歡移動也說不定。</p> <p>手機輕顫，一張單子送了進來，我瞄了一眼，這已經是這個客戶這個月的第七單了，這麼頻繁的點單都讓我開始擔心起他的錢包，我叨著菸從便利商店走出，半夜一點的空氣帶著點不倫不類的靜謐。</p> <p>咬著剛買的菜肉包子，一股奇怪的腥肉味就從喉嚨灌入鼻腔</p> <p>「真難吃...」</p> <p>每當這種時候就會想念老媽做的高麗菜餅，香香脆脆的，鮮甜的菜香夾雜培根的煙燻味，是人間少有的珍饈。</p> <p>鑰匙一轉，老舊的廂型車轟隆隆地動了起來，窗邊的景象飛速的向後掠去糊成一團，我打開電台，一邊聽著電台主持人驚腳的笑話，一邊設定著導航，目的地一如既往是座富人區的大廈，車子穩穩地駛入地下停車場，戴上口罩與棒球帽，確認監控的位子，神不知鬼不覺地溜到七樓，在富麗堂皇的房門輕敲三下、重敲兩下後，一個跟我同樣裝扮的人打開房門</p> <p>「你來慢了，萵苣都開始腐爛了。」</p> <p>雖然看不到表情，但他的聲音裡滿是怨氣。</p> <p>我點點頭：「抱歉，你的關東煮都處理好了嗎？」</p> <p>他用下巴比著他身旁的五個黑色大垃圾袋，說道：「別瞎操心，只剩你的萵苣了。」</p> <p>我心下了然，看來這次菜園給我分配的是老鳥，他這速度是我做外送員六年來數一數二快的。</p> <p>穿過異常乾淨的走廊，打開主臥的房門，映入眼簾的是一個頂多高中的女孩，她五官精緻，胸部曲線優美，要不是那耷拉在外的舌頭跟脖子上的勒痕的話，她大概會讓我以為在選美比賽的後台，而不是命案現場。</p> <p>我不滿地大聲說道：「怎麼沒有把萵苣裝袋，另外兩顆呢？」</p> <p>老鳥懶洋洋地說道：「另外兩顆在廚房，主臥那顆給你處理，誰叫你遲到！」</p> <p>我撇撇嘴，講得我好像不是踩著最高速限來的，菜園又不給報銷超速罰單。</p> <p>拿起萵苣旁的裹屍袋，先把腳放入，再來是塞入身體，最後是頭，我滿意的看著自己的勞</p>	

動成果，說真的，比起萵苣，我一直都覺得水餃是個更貼切的稱呼。
搬運過程還是一樣麻煩且驚險，但熟能生巧，我順利地把三顆萵苣都搬到車上，愉快的駛出停車場，只剩回菜園交付就結束了。

午夜的街燈一閃一閃，幾隻夜鷹咕咕啼叫，為了避免遇到警察，按照慣例沿著偏僻的河堤小道行駛，雖然代價是得繞遠路，但跟風險相比也就不值一提了。

喀搭、喀搭

奇怪的聲響自後座傳來，像是有什麼尖銳的物體在抓撓什麼，也可能只是輪胎壓過石頭的聲音

我皺著眉，低聲罵道：「這破路...」

喀搭、喀搭、喀搭

啪！

什麼東西被撐開了？

不等我思考，一道茫然的聲音自後座傳來

「這裡是哪裡？」

一股寒意自脊椎直衝天靈蓋，我扭頭一看，只見一道模糊的黑影，正從裹屍袋中掙扎著、蹣跚地爬出——

操你媽...

萵苣是生的！！！！

我急轉方向盤把車拐進路邊的樹林，樹枝像鬼爪一樣刮撓車窗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女孩恐懼的尖叫比厲鬼還嚇人，我下意識摸向手機——要報警？不，不對，冷靜點！冷靜點！

「你是誰！？」

尖銳的質問在後座轟然炸響，她終於徹底掙脫裹屍袋把手指伸向門鎖

她要跑了！她要跑了！

這種狀況前輩沒說過啊！他媽他們只會說「別讓葛苴滾出袋子」！怎麼辦？怎麼辦？

「不！不！不！」

她帶著哭腔顫抖地撐開車門，我的剎車都還沒踩到底，她就用肩膀徹底撞開車門，手腳並用地撲進夜色，動作亂得像是團纏在一起的毛線

「呼！呼！呼！」

車子在一陣顛簸後終於停下，我止不住地大口喘氣

「呼，呼，呼，」

手心被冷汗浸濕，牙齒不停的打顫

「呼。呼。呼。」

我搞砸了

要是被菜園發現，我可能連屍體都找不著。但現在還有補救的機會——我抽出座椅下那把「萬用刀」，用力推開車門。撲鼻而來的是潮濕的泥土味，腳邊的草叢在夜風下沙沙作響，沿著胎痕尋找，藉著手機的微光很快在樹枝上發現幾縷血痕——她受傷了，跑不遠。握刀的手指蒼白僵硬，腿沉得像被灌了鉛，每走一步都異常費力

「該死啊...」

太陽穴隱隱作痛，腦海閃過老媽的高麗菜餅...好久沒吃了。阿黃還在嗎？老爸的墓...

「我在想什麼...」我搖搖頭，強迫自己回神

啪！

樹枝的斷裂聲在夜晚的樹林裡響得刺耳，我立刻扭頭看去——

二十公尺外，一道瘦弱的身影正扶著樹幹大口喘氣，凝固的血跡在她殘破的校服上交錯，她似乎察覺到了什麼，猛地回頭，視線直直落在我身上

「別...別過來！」

虛弱的聲音飄渺的毫無威脅力，但她的雙眼卻好似在燃燒，那是股彷彿要把自己都燃燒殆盡的求生欲。我被那雙眼震懾住了，這是人類的眼睛，人類的情緒，人類最原始的本能，不是什麼葛菖，現在在我面前真的是個活生生的人類

但——

「對不起...」

我只是在自保而已，只是這樣而已，真的只是這樣而已...

一步又一步

我跟她的距離正在被準確無誤的縮減，她似乎還想要逃跑，但因為傷勢只能靠在樹幹上，恐懼的看著我的逼近。

「阿嬤.....阿嬤...」她嘴裡喃喃叨念，聲音斷斷續續。

終於，我已經近到可以聽到她的呼吸聲，脆弱又急促，她認命似的垂下頭，身體也癱坐在地，我機械地舉起刀，對準她的後頸

「對不起...不能吃你做的高麗菜餅了。」

「你做得真超好吃...我最喜歡阿嬤做的高麗菜餅了...」

「我不該...說難吃，那是因為...怕丟臉才那樣講的...」

「我不該跟他們亂跑...你說的對...他們不是...什麼好東西！」

她哭了

哭得很大聲

哭得撕心裂肺

一連串的對不起像碎玻璃渣四處飛濺，劃破整個樹林的幽靜，為了避免被發現，我應該立馬把刀尖插入她的脖頸，但手卻僵在原地，無論如何使勁都無法移動分毫。

冷汗浸濕衣領，呼吸紊亂不定。

我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四周的一切突然變得很輕、很遙遠，那似乎是來自另一個平行宇宙的鬧劇，一份熟悉的高麗菜餅被遞到面前，餅皮金黃、香味撲鼻，廚房的爐火旺盛，老媽仍在那裡賣力的與平底鍋搏鬥，阿黃如年輕時一般活蹦亂跳，惹得老爸一頓臭罵，矮矮的我呆站原地，手上的刀滑稽的像根稻草，跟我一樣格格不入。

「喂！洗洗手，等下就要開飯了。」

啊...這是多麼美好的午後啊...

潮濕的泥土味灌入鼻腔，濃稠的血腥味扭曲了視野，遠處的女孩好像在微弱的說著什麼

「如果可以.....我還要吃阿嬤的餅...」

女孩嘶啞的聲音輕輕地刮過午後的驕陽，落在老舊的餐盤上靜靜搖曳。

「你阿嬤...的高麗菜餅是什麼味道...？」

女孩像是突然斷電般愣了會兒，最後低低的說道：「脆脆的，有蝦漿...跟芋頭的味道。」我點了點頭：「聽起來蠻好吃的。」

刀尖落下

無力的落在空無一物的草叢裡

「我也想嚐嚐看。」

我不確定我在做什麼，應該說在這個瘋狂的夜晚我一直不知道在做什麼，或更往裡頭講，我一直不確定我這輩子在做什麼，小時候想要當總統，上國中後覺得上班族也不錯，高中輟學時覺得學老爸當農夫也行，但就像我國小老師講的一樣——我幹啥都不行。點燃香菸，熟悉的尼古丁衝入大腦皮層，顫抖的手終於平靜了下來，或許現在，此時此刻，我至少可以做一件我覺得正確的事。

引擎發動，把車開入河裡，看著老夥計一點一點的沉入黑暗的河中，我自嘲的笑了笑——真的回不了頭了。

女孩的手臂、腹部、大腿都被白色的繃帶緊緊包裹，雖然我不是專業的，但至少看起來也是有模有樣，她警惕地看著我的一舉一動，努力的釐清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 為什麼...?」

雖然前言不搭後語，但意思倒是相當明確。

嘴角的菸頭一閃一閃，像是壞掉的紅綠燈，我望著遠處沉睡的城市，無奈的伸了個懶腰：

「因為我是個什麼都幹不好的傢伙。」

她點點頭又搖搖頭，漂亮的眼睛裡仍是藏不住的疑惑，我看著她瘦弱的身影

「要嗎？」

我抽出一根煙遞給她

「謝謝。」

抽菸打火一氣呵成，像是口渴的人遇到清水，她抽得異常的快，不一會兒，煙就抽完了，只剩滿地的煙灰。

我愣愣地看著地上的菸灰，又抽出一支菸遞給她

「不用了。」

一陣沉默襲來，雙方都不確定應該做什麼打破沉默。

我打開只剩 17% 電的手機，看了一眼，現在已經三點十二分了，留給我們的時間已然不多。她看著手機，眼框裡再度燃起那股懾人的求生欲

「你要報警嗎？」

「不，那沒有用。」

在我的「外送員」生涯中，不乏有些比較特殊的萑苴：律師、黑道、甚至警察都有，我不認為所謂的警方是清白無辜的，不然沒法解釋一些太過完美的巧合，況且現在我也不是什麼乾淨的傢伙，如果自投羅網，我就是現成的揸鍋俠——死無對證的那種。

她似乎也想通了什麼，喪氣的垂下頭，像是被抽走了脊梁骨。我深吸一口氣，蹲下身子，與她視線平齊。

「還能走嗎？」

她輕輕地搖搖頭，眼裡滿是不甘與警惕

「上來吧。」

我背過身子，等著她攀上來

「你到底在假惺惺什麼！？」

那是一頭受傷小獸的怒吼，弱小又不安。我一愣，我沒想到她會選擇在這種時候戳破那層窗戶紙。我苦笑一聲，沒有回頭，只是靜靜的等著，等著她是否願意相信我——哪怕只是一下下。

時間一點一滴的溜走，背後的她靜得像塊石頭，遠處的河水上升又下落，我的內心也隨之七上八下

「你回答我一個問題。」

她的聲音隱隱顫抖，帶著明顯的排斥卻又透出一絲渴求

「你為什麼要把車開進河裡？」

「如果是要...幫助我，那開車不是更好的選擇嗎？」

...真是敏銳的問題啊...我深吸一口氣，語氣盡量保持平穩說道：「車子的導航有被設定過，只要偏離路線太多會直接把座標發給菜園。」

「菜園？」

「我的上頭...」我頓了頓，想到幾張窮凶極惡的面龐

「專門處理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

突然，我感覺有一個很輕的物體爬了上來，她的動作很慢，先把手搭在我的肩，再小心翼翼的把重心一點一點的轉移過來，最後才把身體靠在我身上。

「如果讓我感覺你想做什麼的話...」

她蒼白的手伸到我的眼前，手心攥著一顆雞蛋大的鵝卵石，威脅的意味不言而喻，但我感覺卻更像一種無力的慰藉。

路上的風很涼，影子慢吞吞地在腳下拖拽，背上的她好像睡著了，溫熱的呼吸搔得後頸癢癢的。我望著已經不遠的高樓，反覆推算著我的「計畫」：先把她送到醫院附近，回到菜園報告發生車禍拖延時間，最後收拾東西跑路——還真是簡陋到讓人心疼的計畫，我自嘲的搖搖頭，不管從什麼角度來看逃跑成功的機率都低到一個會讓資本家流淚的程度，唯一可以慶幸的是菜園沒有我詳細的資料，不知道我的老家在哪裡，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你.....在害怕...」

她的聲音還是一樣的沙啞，不過裡面多了幾分納悶

「你很意外嗎？」

我辨認著路標向右邊的岔路口走去

「.....」

「...有點」

沿著蜿蜒的小徑前進，路邊都是高高的狗尾巴草，蚊蟲在四周嗡嗡作響，但原本應該煩人的環境卻因為這晚的瘋狂反而讓我感到一絲平靜。

「你究竟想要...做什麼？」

我無奈的停下腳步，側過頭說道：「有人跟你說過你膽子很大嗎？」

我很肯定如果我是她，我會乖乖地緊閉雙眼，虔誠地祈禱神明庇佑直到安全的地方才敢放聲大哭。

她愣愣地搖搖頭，神色有點複雜，輕聲說道：「我沒有朋友。」

我意外的挑起眉毛，看著她那雖然慘白，仍然瑰麗的面龐道：「這麼漂亮，卻沒朋友？」

她虛弱的笑了，但這個笑容卻比她的臉色還勉強：「對...每個人都這樣覺得。」

我點點頭假裝我聽懂了，腳下再度邁開步伐。

「你才是怪人吧。」

「嗯？」

「明明也很害怕，卻仍然冷靜的不可思議。」

如果我夠冷靜就不會把這一切搞成這樣了，心裡暗自嘀咕，默默加快腳步。
她把下巴搭在我肩上，迷濛的說道：「我真的...還活著嗎？」

「會不會現在只是我的幻想呢？」

「突然被莫名其妙的拯救，像是童話裡的公主那樣。」

人還真是奇怪的生物，明明剛剛還拚盡一切想要活下來，但成功後卻又開始自我懷疑。

「誰知道呢？我到是希望現在能被鬧鐘吵醒。」

然後像以往那樣，一邊咒罵這爛透的夢，一邊把鬧鐘狠狠摳掉

「啊...你是那種人吧！」

她的語氣虛幻又輕盈，像是下一秒就會飄起來

「用自嘲遮掩傷口的人。」

如同夢中的囈語，她的聲音小得我快要聽不清，卻讓我身形一滯，一種沒來由的慌張感竄過全身，像是考試作弊被抓包時的心虛，不知如何反駁卻又不想承認，只能低聲說道：

「...是嗎？」

她笑了，笑得很肆意，雖然沒聽到笑聲，也沒看到表情，但我能感覺到背上的她正在笑，我無奈地搖搖頭，又轉過一個拐角，一台飲料販賣機映入眼簾，亮眼的白光照得我睜不開眼，我有些茫然地看著這台再普通不過的機器，好像這是距離我千百年前的產物，是一個不應該出現在今晚的東西。

她低聲咕噥：「那是販賣機嗎...？」

我用力閉上眼再睜開：「好像是...」

販賣機安靜地矗立在那，像是一座燈塔，指引著迷航者暫時靠岸。

「我們...要不要休息一下？」

嘶——啵！

二氧化碳的氣泡在舌尖炸開，舒服的讓我渾身一哆嗦，女孩坐在一旁的長椅上小口啜飲著運動飲料，眼神若有若無的瞄向我手上的雪碧，我坐在她面前無可奈何地說道：「受傷就應該要喝有電解質的飲料。」

她撇撇嘴，把頭轉向另一側，像是小孩子一樣。

啊，不對，她的確是小孩子。

我搖搖頭，不禁感到有些莞爾。

她緊緊捏著飲料瓶，皺著眉說道：「你在笑什麼？」

似乎是運動飲料的功效，她的氣色明顯好了許多，聲音也不再沙啞。

我搖了搖手上的雪碧：「只是感覺...」

目光不自覺的掃過她手臂上的繃帶

「你真的很厲害。」

她愣愣的點點頭，像是第一次被人這樣稱讚，她的表情帶著幾分不知所措，但很快她就重新整理好表情，冷冷地說道：「你又想做什麼了？」

我聳聳肩，好奇的問道：「你沒有被稱讚過嗎？」

這句話的殺傷力比我預想中大得多，她喪氣地垂下頭，口裡卻仍倔強的說道：「干你什麼事？」

我附和的點點頭：「的確不干我的事。」

顯然她沒料到我會這樣回應，狐疑地抬起頭卻發現眼前有一個翠綠色的物品正擋在視線前方

「要喝嗎？還剩半瓶。」

我搖了搖雪碧向她發出了邀請，她遲疑地捏著飲料瓶，像是在權衡著什麼利弊，眉頭緊鎖成川字型，最後鄭重的點點頭，緩慢地伸出手接過那瓶冰涼。

「你那瓶剩下的也給我。」

她的手僵在原地，瞪大眼睛不可思議地望向我，像是被迫簽訂了什麼不平等條約。

「你好噁心。」

我困惑地歪著頭，不懂自己為什麼被罵了，我做了什麼很噁心的事嗎？她看著我困惑的表情翻了個白眼：「口水。」

「.....」

「就這樣？」

她認真地點點頭：「就這樣。」

還真是個簡單到跟我們現在處境格格不入的理由，小家子氣的讓我有些無言。

「這種小事有這麼重要嗎？」只要稍微忍耐就能得到想要的東西，為什麼要抵觸呢？

她摳著手腕上的繃帶，有點難為情地說道：「因為...」

「這是阿嬤教我的...」

「不要拿陌生人的飲料...不要隨便亂跑...」

她垂下眼簾，咬著嘴唇，不知是後悔還是思念，她的肩膀微微顫抖，好像在跟什麼無形的東西較勁。

我輕笑一聲，把雪碧一飲而盡，低聲說道：「看來我們都不是什麼乖小孩阿...」

她抬手抹掉眼角淚光，把身體蜷縮成一塊，像隻怕冷的小貓，只露出一雙黑曜石般的眼睛看著我：「那你呢？你做了什麼？」

我...？

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翹課、頂嘴、打架，連當初為何要這麼做都已經想不起來，只是感覺得做點什麼來證明自己的存在，不然就會被什麼黑漆漆的東西吞噬，連痕跡都不曾留下。

「跟你差不多吧，沒什麼值得驕傲的。」

她的雙眼閃爍，似乎在分辨我話語中的真偽，黑色短髮隨風飄逸，最終，她開口問道：

「這就是你救我的原因嗎？」

「...一種同病相憐？」

我搖搖頭，把手上的空罐捏扁，沉聲說道：「不...只是因為我不管做什麼，最後都會搞砸。」

她把下巴抵在雙膝上，手指不停地糾纏攪動，神情有些糾結：「不...不對...不一樣...」

「想要做...跟做不好...是兩回事。」

她深吸一口氣，大聲說道：「還有，你跟他們不一樣！」

她忐忑不安地咬著指甲，把身體蜷縮得更緊，幾乎把自己變成一顆球，但那雙眼卻閃閃發亮地看著我，像是耀眼的太陽熠熠生輝——

她在期待...

期待什麼...？

我不懂，也無法理解，這種感覺太熟悉了，如同小時候站在黑板前，某個顯而易見的答案就擺在那，全班都在小聲嘀咕著那個解答，而我卻只能拿著蒼白的粉筆無所適從，彷彿一個忘詞的丑角。

我遲疑地說道：「你想要...說什麼？」

她的雙眼肉眼可見的黯淡了下來，彷彿被掐滅的燭火，剎那間，我知道我又讓一個人失望了，因為某種我無法理解的原因又失望了，我痛恨這種感覺，無能為力卻連如何做才是正確都不知道，好像這才是我人生的常態，注定無法理解他人。

我垂下頭，手指撥弄雪碧上的拉環，低聲說道：「抱歉...」

「不...」

她抬起頭，眉毛倒豎，牙關緊咬，嬌小的身影蘊含著讓人不敢直視的倔強

「不要道歉！」

「我最討厭道歉了！」

她猛地站起身，滿臉憤怒，揮舞著瓶子指著我的鼻尖

「不要露出那種表情!!!」

為什麼要這麼憤怒？我一樣無法理解，她好像在堅持著什麼珍貴的事物，甚至看得比自己生命還重要

是那個東西讓她如此憤怒的嗎？

「不要隨便道歉啊！你又沒做錯任何事！」

她大口喘著粗氣，眼神直直的瞪向我，彷彿要看穿我的靈魂。

「你...覺得我是你的同類？」像是要回應她的注視，嘴巴自己做出了它的回答。

她的表情在剎那間凝固，卻又隨即放緩，「碰」的一聲，她跌坐回長椅上，坐得歪歪斜斜，顯得有氣無力。

「我很奇怪吧？」

「明明也不是什麼乾淨的傢伙，卻又自以為是的在講什麼大道理。」

「明明如果不是你手下留情，我應該早就死了。」

她出神的摸著手腕上的繃帶，神情有些落寞。

「明明有這麼多明明，就連我現在還能講話，都讓我自己感覺不真實，但我卻不識好歹的當一個乖乖被拯救的公主。」

「我是不是很可笑？」

她苦澀的笑了幾聲，但手卻緊緊攥成拳頭，彷彿一個不認輸的拳手，仍然固執地想與某個無形的敵人爭鬥。

「可是阿... 偏偏因為這樣，讓我發覺過去的我有多荒謬，拚了命想得到他人的認可，反而親手把最在乎的人遠遠推開。」

「死前最後想做的事，竟然是想吃高麗菜餅，很蠢吧？」

她的語氣變得柔和，黑曜石般的眸子堅定地看向我

「所以你也不用為了誰的期待而道歉，無論是誰。」

我不知所措地的張大嘴，努力的想從喉嚨擠出聲音，卻只能發出無意義的鳴噎。

手上的鐵鋁罐莫名沉重，呼吸卻異常輕盈。

一隻黑貓從陰影竄出，遠處的卡車隆隆作響。

千言萬語在肺裡膨脹，卻又在舌尖消散。

是什麼呢？這種感覺？

像是在憋氣許久後終於能呼吸的暢快感，無法言喻的輕鬆。彷彿又回到那個總是吵鬧的家，那時天氣永遠是晴朗無雲，無需為任何事煩惱，只需要用力向前奔跑，揚起的微風就足以讓人飛翔。

我用力地把鐵鋁罐丟進垃圾桶，發出「噹」一聲脆響。

「該走了，你能自己走了吧？」

她拍拍褲子，用力得點點頭：「嗯！」

天空開始泛藍，太陽就快要升起，我跟她並行在狹窄的路肩，路邊的景物逐漸變得熟悉，剛才的一切仍在我的腦中縈繞，那種奇異的暢快，讓我疑惑，也讓我著迷，我的未來似乎在今晚被改寫許多，不論是好是壞，至少此刻，我們已經快要接近今晚的終點——醫院。

她望向前方的道路，突然悶悶地問道：「你之後想要怎麼辦？」

我猶豫了下，誠實地回道：「我想要回老家一趟。」

她沉默半晌，拽住我的袖子，輕聲說道：「跟我一起走吧，一起去報警。」

還真是有她風格的提議，危險卻又相當誘人。

我搖搖頭，拉開她的手：「我不信任警察。」

她咬著嘴唇，不甘心的說道：「可是這樣你也會被認為是他們一夥的啊！」

她的語氣是如此的理所當然，彷彿我真的也只是被無辜捲入的路人似的。

我清了清嗓子，平靜的說道：「我不是什麼好人，這點我很清楚。」

不遠處的早餐店招牌在一陣閃爍後亮起，昭示著新一天的降臨，飄來的油煙味讓人精神一振。這座城市正在甦醒，這裡的每個人會繼續按著他們既定的軌跡前進，就跟昨日的我一樣，穩定又麻木，過著說不上好但也不能說差的生活，直到死去，都渺小的如同塵埃，無人在意，這個世界就是這樣運作的，它從不會為任何人真正停下腳步。

所以真正能停下腳步的，只有沿著軌跡前進的自己。

我低下頭，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我想做一次我認為正確的事，不管結果如何。」

她不解地看著我問道：「那為什麼不跟我一起報警？」

她臉上還有未癒合的傷口，脖子上的勒痕仍清晰可見，破碎的校服上交錯的血痕依舊猙獰，可此刻的她卻彷彿沒有察覺這些，只是單純地想要與我一起面對未來。

這種感覺真的很不錯。

「我的存在會讓他們有更多的操作空間，但如果只有你一個，他們就沒轍了，至少據我所知，他們還沒滲透到警方高層。」

我拍拍她的肩膀，示意她靠過來，小聲耳語起那些我知道的菜園據點：「記住這些地點，他們就算能轉移，也一定會留下痕跡。」

她皺著眉頭，抓住我的手腕：「你沒必要這樣，我們可以一起面對。」
我深吸一口氣，擠出一個勉強的笑容：「你不是說你想吃你阿嬤做的高麗菜餅嗎？」
她疑惑地點點頭，不理解我為何突然提起這個。我看著她，眼神不自覺得柔和下來，輕聲說道：「我也想吃我媽做的餅了。」

「真的...很想，很想。」

一陣沉默，她慢慢鬆開手，後退半步，表情複雜地問道：「那我們還會再見面嗎？」
她的聲音很輕，幾乎淹沒在晨曦之中。
我沒有立刻回答，讓這句話在心中迴盪，最終肯定地說道：「一定會的，到時候搞不好我們還可以交換吃餅。」
我不確定這個決定是否合理，只是在經過今晚後，我迫切的想要回去那張破舊的餐桌，回到那個屬於我的地方。
她把髮絲撩到耳後，眨了眨眼說道：「那至少我們互換姓名吧，我叫李靜明。」
我點點頭說道：「我叫——」
我一把把她推進樹叢中。

怎麼可能？

耳邊想起那道熟悉的尖銳引擎聲，噁心得像是用指甲用力刮黑板，全世界只有一個傢伙對這聲音情有獨鍾。

「鬼鴉哥，您怎麼來了？」一輛漆黑的休旅車很快地出現在我面前，駕駛座上的男人冷冷地看著我。

他身型消瘦，眼窩凹陷，像是骷髏的臉上沒有一絲笑意。我祈禱著他沒有發現李靜明的蹤跡，並在腦中飛速思考著他為何出現在這。

「七號，你看起來氣色不錯啊。」

他的聲音沒有任何起伏，像是審視貨物般打量著我，突然一道黑色殘影劃破空氣，灼熱的痛感從鼻尖蔓延，我踉踉蹌蹌地後退幾步，一陣頭暈目眩，連襲來的拳頭都有好幾個重影

等等，拳頭？

劇烈的疼痛分散在全身四處，等頭腦再次運轉時，我已經倒在地上艱難的吸氣，視野被鮮紅浸染，口腔裡滿是鐵鏽的味道，他蹲下身粗暴地掀起我的頭髮問道：「怎麼？半夜搞失蹤很好玩是吧？」

又一巴掌結結實實地落在臉頰，耳朵裡滿是翁鳴，整個世界似乎都在震動，在鮮紅的縫隙

間，我看到了她，她蹲在樹叢中，手上還捏著一個磚頭。

不，快走！

我不知道我的嘴唇有沒有切實的把我的意思表達，鬼鴉是菜園裡排前三的打手，她不可能打贏的。

「誰在那裡？」

鬼鴉倏地轉過頭，看向樹叢。

該死，是我的視線嗎？

我掙扎地張開嘴，用盡全力說道：「鬼鴉哥，有條子。」

清晨的近郊不會有警察，但作為同行，我知道鬼鴉最忌憚什麼，就算在警察裡有內應，太過誇張的暴力事件，也會讓菜園頭痛。

「嗤，還挺乖啊！？」

我的腹部又挨了一腳，但他也收回視線，提著我的腳踝把我扔進車子裡。

我靠在車窗邊，透過餘光看向窗外。

抱歉...似乎無法履約了。

車子晃晃悠悠駛入一處未完工的工地，輪胎輾過碎石，喀搭作響，灰塵跟工業廢氣攪亂思緒，我試著抓住一點什麼，但記憶就像破碎的幻燈片，一閃一滅，時而喧囂吵鬧，時而死寂冰冷，凌亂而割裂，老大的怒吼亂糟糟的在腦中咆哮，猙獰的鬼鴉一拳一拳捶打著身體，撕裂出無盡的傷口，意識浮浮沉沉，像是狂浪中的小船隨時都會翻覆，最終，一切都安靜了下來。

「警方破獲史上最大黑幫！」

「內幕消息指出，多位警方人員涉入！」

「驚！成熟的屍體銷毀鏈！你我安全如何保障！」

看來是發生什麼大事了呢？

電視上的人激動的喊著，標體在炫目的抖動，卻讓我提不起興致，我總覺得我忘了什麼很重要的東西。

我百般無聊的在大街上遊走，因為手機不知道為什麼無法使用，我只好跟著街上的人兜兜轉轉，有的人潛入老人院，偷走十二位老人的假牙沾沾自喜，有的人白天是牧師，晚上卻是摔角大賽的明星選手，只能說行行出狀元。

今天跟蹤的是一個女大學生，她揹著幾乎比自己兩倍大的背包，手上還提著各式各樣的袋子，如果不是依稀還能看到一雙腿在走動，估計會有不少人以為背包成精了。

她拐進一間新蓋的地下停車場，氣喘吁吁的拿出手機似乎在比對什麼，難不成這是什麼停車場安全員的最新裝扮嗎？

很快，女孩從她的背包裡像變魔術般掏出各式各樣的物品，有桌子、小香爐、水果、金紙，甚至還有三隻烤雞，隨後她又慎重地把一個小袋子拎出來，打開後裡面是個透明的保溫箱，幾片光是長相就足以讓人食指大動的高麗菜餅靜靜躺在其中。

「對不起，現在才找到你。」

她抿著唇，神色肅穆，眼角卻隱隱泛紅。

啊...

是她啊...

長大了呢。

混亂的記憶突然被拉扯出一條清晰的線，串出那個瘋狂卻又真實的夜晚。

「對不起，我...」

眼淚靜靜滑落，鼻尖微微抽動，她緊緊咬著牙關，彷彿是不想讓自己的情緒肆意宣洩。

呵，不是說最討厭道歉了嗎？

怎麼還哭鼻子了？

「這是你媽...跟我阿嬤一起做的。」

難怪這麼熟悉阿，我看著保溫箱中的高麗菜餅，眼前不由得浮現出老媽那微笑的臉龐。

希望她不要太傷心吧...

「這是...我們約好的...」

嘖，不要讓我也想跟著哭阿。

她的淚水突然徹底決堤，哭的不像話，嘴裡仍然不斷叨唸著對不起。

.....

她的臉上不該有這種表情，我希望她永遠都像那晚一樣耀眼。

我伸出手，想要安慰她，但手掌卻徑直穿過她的肩膀。

原來如此啊。

我真的死了呢。

那——

封閉的地下停車場突然刮起了微風，帶著高麗菜餅的香氣，輕柔地撫過女孩的臉頰。

「咦!？」

她驚訝得四處張望，停止了哭泣。

「繼續前進吧！」若有若無的聲音從風中淡淡地散開。

畢竟

耀眼的太陽不該被過去的陰影束縛。